

忍不住的“关怀”



[忍不住的“关怀” 下载链接1](#)

著者:杨奎松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5-1

装帧:平装

isbn:9787549536306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作者介绍：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第二章 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一、引言

二、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三、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

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五、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六、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八、求助北京的意外收获

九、誓以余力办《大公报》的决心

十、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

十一、整风运动中坦露心声

十二、报社内部的“反右”清洗

十三、毛泽东保护下没成右派？

十四、新手埋葬《大公报》

第三章 潘光旦的“思想”与“改造”

一、引言

二、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

(一) 罢考风波与加入“大江会”

- (二) 优生救国与精英主义
- (三) 人权论战中的“外行”
- (四) 主编《华年》的涉政言论
- (五) 身陷“一·二九”风波
- (六) 对学潮态度的转变
- (七) 寄希望于中央政府
- (八) 自由理想与苏俄阴影
- (九) “一二·一”惨案时的矛盾心理
- (十) 李闻案的刺激与影响

三、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 (一) 新政权区别对待的策略
- (二) “抗拒改造”的典型？
- (三) “愿以教读终老”的无奈
- (四) 为了跟上新时代

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 (一) “非说不可了”！
- (二) 学周恩来做自我检讨
- (三) “承认的就承认，不接受的就坚持”
- (四) 不能把进步说太多了
- (五) 越抹越黑的检查
- (六) “连盟员的资格都不够”？
- (七) 落难之际的师生之情
- (八) “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

五、“跟党走”的尴尬

- (一) 为土家族争名而惹祸
- (二) 为“罗隆基小集团”陪绑
- (三) 费孝通反党活动“发明人”？
- (四) 帽子“戴”也容易“摘”也容易
- (五) “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六、余论

征引文献要目

后记

· · · · · (收起)

[忍不住的“关怀”](#) [\[下载链接1\]](#)

标签

杨奎松

知识分子

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

1949前后

思想史

中国

近代史

评论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可能还是由高华做比较好。因为杨奎松是冷硬派史学家，做的更多的是“抽离”的工夫，这种风格研究革命史最适当，但要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剖析其最细微的一言一行，非有“移情”的工夫不可，而这正是高华的特长。

不知道杨奎松怎么回事，这本书的调调很受傅国涌、谢泳路子的影响，带有文史小清新的味道。读后的意思是，作者试图让我们带着理解之同情，去理解民国那批走向了“通往奴役之路”公知的内心世界。张东荪，书呆子气，试图和美国搞关系，当国士。张东荪的幼稚，尤其体现为他主张政治上学美国，经济上学苏联，以为政右经左可以讨好双方。王芸生，民粹分子一个，内心仇恨现代企业和企业家，因此49年一来，他就很合拍，痛打企业家，骂他们是吸血鬼。所以反右运动中，王芸生得到了专门的保护。潘光旦，本来还算清醒，知道苏联和纳粹是同体的两面，他比罗隆基等傻逼清醒得多。但我最不能理解他如此清醒，遇到49年，就马上主动学习马列主义，自我洗脑。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也主张政右经左，这是他接受社会主义的桥梁。所以说，粉红色一定会走向红色。

这部书前两部分确实是关于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研究，最后一部分即潘光旦，其实是从三十年代写到六十年代，就不能用易代之际来形容了。另外，我们在看整部书的时候，会发现杨奎松的写作方式，其实是材料编辑而成，真正写的内容并不多。这在现代史看起来不会有太多突兀，如果换成古代史，就会变成满篇都是古文材料，无法阅读的情况。与陆键东的陈寅恪相比，这本书当然显得正规多了，更像一本历史书，但是精神感召力就差太多了。历史学家文学不过关，虽然油耗的素材，也写不成名篇，原因就是放过文字，不突出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总是要做上帝般俯视点评，文章是客观的，但是作为一本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说，未免就显得干燥无味。

意义不必说，山雨风满楼。尊重人性幽暗，注重过程渐进，戒凭结果定断。原料上乘，

结论夹生。忍不住关怀写得透，被忍不住“关怀”写得少，对后种“关怀”不能忍到又能忍尚可挖掘。知识分子研究和士的研究理论视野皆有局限，导致确实只写书生而非文理学人，结语问题意识也有偏差。

搞明白了，历史系的人写书，大抵是通过那些犄角旮旯的考据，来论证一些不证自明的道理；你想反驳都无从下手。

书名太烂了。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辟谣，啥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都是主动向中共靠拢的家伙，破的就是所谓民国知识分子独立的神话。

一边看一边在心中呐喊，再来一次知识分子改造的话，我肯定就完蛋了。

知识分子是人。要他们命的，也是人。

其实是三星半。反正已经仔细修订过了，放心读八。

于史可观，于文太硬。截取三位书生在建国前后的思想改造历程谈关怀，史料厚重近乎冗余，读之不免枯燥，真正涉及care的部分又总感言之未尽。有对以往研究路数的反思，但在着意分析“人的行为及性格”的部分不充分。最有趣者，书生们皆会把和毛见面的场景敷衍成津津乐道的往事，历史由此退回了演义。

虽然书中有不少一眼就能看出的错别字和常识性错误，但这更多应该是出版社编校的责任。通读全书，杨先生客观的史家立场和冷静严谨的考证分析一如既往。1949年后意识形态统管一切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本来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放宽，这类书籍越发多见。读完这本书，再结合近期同时读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书中讲述海德格尔转向纳粹的种种描写，我们理应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理解。时代潮流如此，一介书生很难撼动全局，即便他们有罪，也是阿伦特视角下类似艾希曼那样的平庸的恶而已。

编一个歇后语：忍不住的关怀——不跑路，就活该。

提出并解答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在建国后会如此配合改造？本书在归因时追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当新政权展现出对士人的重视、且满足他们所关切的民族主义诉求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自然就让位于知识分子因“关怀”时事而产生的强烈认同感。

杨奎松看似轻易地讲清事实 就不再需要观点 一切都如此自然的发生了
一切都能被我们理解

我知道知识分子前辈（书中诸如周一良、冯友兰、向达、马寅初）前往红太阳朝圣，因蛊惑宣传或士大夫情结，自觉自愿牺牲他人权利甚至甘愿自身被奴役，结果却上当受骗、身死名裂、国破家亡以及幸存者晚年追忆忏悔、感慨蹉跎、歧路不返的所有可怕而可笑的历史。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此书还未读时，就看到史清一篇大作给杨著挑了几十处错误，不禁大跌眼镜。我去了5月11日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专场，当时还写了篇很长的讲座评论。这两个因素反而让我更有兴趣读书了。读过之后，确实看到了诸如张东荪生年1866这样极明显的错误，但我觉得杨奎松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的冷静态度。看过的论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书也不少，论者大都情绪激昂而斥责己所恶者，标榜那些“正确”的价值观，却恰恰可能脱离了历史语境。因此杨奎松的追问是振聋发聩的：如果把我们放到同样的情形中，我们会怎样做？他的书没有答案，纯属抛砖引玉，接下来的事该由我辈继续担当。

杨老师出手，基本素养当然还是不用说的。但总觉得他自己的理论功底其实不够。

批评别人的部分很好，但自己做的部分似乎也不见得很好。搞实证见长的来搞知识分子研究，总感觉欠那么点，沈志华如此，杨奎松也如此。

史料的堆砌和积累比较充分，杨奎松也足够冷静，并没有像很多著者一般天然地对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潘光旦们倾注太多同情，叙述和评论均比较客观。的确，参与政治本身就是极大冒险的事情，知识分子则因了自身的理想色彩让这种冒险更加放大，悲剧自然也是一个接一个了。

算是翻完了。此书通过张东荪、王云生及潘光旦三人在解放后的悲剧命运，研究了中共当政之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不过，关于三人的叙述只是三个例证，重点在于书后面作者的余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的一切皆以国家与民族为出发点，而忽略了人自身。这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悲剧。

[忍不住的“关怀”](#) [下载链接1](#)

书评

杨奎松老师作为国内顶尖学者，其学术水准毋庸置疑。杨老师明显深受我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他自己也以行动阐明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冷静客观。不论是先前的《革命》四书还是这本《关怀》，都是如此。杨老师的叙述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先是举出背景，列出简单事实，然后摆出...

读杨奎松新著的时候，恰赶上《蒋公的面子》在北京上演。一部书，一部戏剧，讨论的都是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姿态。颇有意的照应。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前言中写道：“今天谈及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

1949年10月，建国庆典刚过，哲学家冯友兰便写信给毛泽东表忠心。这位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写下“违万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骨鲠之句的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却在信中赞颂新政权“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但对于冯的主动示好，毛泽东却似乎不...

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对史清“质疑”一文的公开回应 杨奎松
因人在海外，旅行并会议中，偶然从朋友处得知“史清”在网上公开质疑的文字，过后马上通过新浪微博首先表明态度：接受批评并诚恳致歉。我的《忍不住的“关怀”》一书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批书印出后即已发现...

我觉得这本书大家有空都该读读。硬伤不硬伤的，就别管了，何况既然有人帮忙找了那么多错出来，估计增订本也都改正了。至于学术规范和引文出处不完整的问题，不搞专业研究的还真没必要去纠结。

为啥大家都该读读？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49年后的共和国史，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理

...

如果说你要打倒我 请诚实点来告诉我 不要偷偷地做材料 说我在勾结美国人
如果说你要抛弃我 把我的报纸还给我 在你手里也不会办 我可以继续骂老蒋
什么百花齐放 只是随便说说 哪里民煮自油 你也说不出口 你打下了中国 就把我丢一旁
说是联合政府 其实就你一家 想要作文来浇...

鼎革与守道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读后感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十年内两次鼎革，这对于知识分子产...

关于建国后的知识份子的命运的话题，许多书籍资料等都有研究。仁者见仁。而此书则又是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是以王芸生、张东荪、潘光旦三人为例，评述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说来惭愧三人只有潘我略知，但还好，应该不影响理解此书。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是...

在出差的路上，断断续续地用微信读书读完了杨奎松先生这本书的电子版。这是一个修订版，史清指出的错误促使杨先生做了一次全面校对，所以这些硬伤基本都不存在了。作者关注的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于现实情境，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流行书写中认为知识分...

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买了很久，一直未看，听说杨奎松新出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戴著有所批评，才匆匆翻检一过。

戴晴的文字，一如她过去写梁漱溟、王实味、储...

一、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

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会有的弱点和问题不比我们少，而且越是把自我植根于精神和观念的人，也就越缺乏处理日常的能力。知识分子的专长在他自己的专业，对政治发声其实是跨界。但是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位卑未...

文/严杰夫

2008年，俄国作家索尔尼仁琴在伦敦逝世。消息传来，国内再次掀起了一股阅读索氏

的热潮。正是在“俄罗斯良心”这种巨大的身影下，许多人再一次将视野落到国内知识分子的身上，那个“老问题”再度被提起：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索尔尼仁琴？面对这个艰难的问题，再加上前几...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群体在建国初期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这一问题与今日社会牵涉太多，再加上众多写作者的学养和态度千差万别，导致有关历史叙述语焉不详，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杨奎松教授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

以前常觉得学文科的可以不必学数学，事实上也往往是数学不好的人才选择文科。但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文史学科研究不如人意的原因之一，有许多研究者是缺少逻辑思维的。杨奎松显然不是这样的研究者，尽管我无从知道他当年的数学成绩如何，但他在行文中呈现出逻辑清晰的推理，有的地...

好看！

这本书可读性很强不说，史料还很足的样子，很多可能有争议的地方有旁证，又不显得过于枝蔓，而且我还蛮喜欢作者对于感性化的评论的克制态度，最感性的一小段也许就是写到52年费孝通为潘光旦辩护一节了吧，几行字，是书里难得的作者评论。重点写政治高压的书看过不少...

站立在二十一世纪，置身在越来越开放自由的生活环境，在中西思想潮流交汇的文化大语境下，回望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曾经经历的思想大转折，也许更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语境和存在现实。杨奎松选择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三种个典型，从不用的知识体系，剖开了不同领域知...

在王芸生与《大公报》这个部分，杨奎松隐去了时任《大公报》党组书记“孟秋江”的名字，有十余处均用“***”代替，引文甚至出现了“关于***同志****问题的报告”这样奇葩的文字。是何用意？

孟秋江政治上的最高职务只是天津市统战部副部长，远远没有达到为尊者讳的地位。另外...

《忍不住的关怀》是我2014年看的第2.5本书，因为之前看了两本给他跨年了。正如名字一样，杨奎松自己先是这样说起：我的研究和讨论，既不在为人立传，也不再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无意对我的讨论对象做盖棺定论之论。我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一级他们周...

晚清到民国，甚至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一直有种忍不住的“关怀”。但1949以后，大陆知识分子却被批为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杨奎松问，“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 http://comment.whb.cn/reping_art/view/31839

[忍不住的“关怀”](#) [下载链接1](#)